

谈数

刷到一个奇怪的视频,某地有人往江里倾倒大米。只见袋装大米码得齐整,半人高,数了数有50袋。两人跪拜完毕,把大米哗哗往江里倒。米在水里打个旋儿,便没影了。拍摄的人说浪费,这是大实话。米是填肚子的,不是喂水的,放生得是活物,这算哪一种祭祀?

过去敬江敬河,供三牲、洒酒水,但没听过往江里倒大米的。放生者许的什么愿,还的什么债,只有她自己晓得。敬神不知惜物,把该进肚的米投进江里,这是糟践粮食,不仅煞了风景,也亏了本心。

这“放生大米”的事,倒让我想起些吃食的讲究,各有各的规矩,有些还是碰不得的禁忌。

去年八月下旬,回安庆太湖中家门楼村祭祖。祭罢,朋友引我往西风禅寺去。寺里僧人穿灰布僧袍,领我转殿宇时,手轻摆,不疾不徐。转完已是中午,请我去斋堂吃饭。掀帘进去,满屋子静,连呼吸都轻。窗子透进柔光,落在粗瓷碗筷上,碗沿磨得光滑,筷子是原木色的,摆得齐整,横平竖直。住持立在案前念诵,声音不高,念罢,众人方才盛饭。有几种绿叶菜,豆腐是嫩白的,白米饭粒粒分明,沾着锅巴的香。

只见旁边僧人端碗,手腕微沉,夹一箸青菜,垂眼细嚼,睫毛映在碗沿,心思落在饭食上。我也学他的样,把念头收束在心里,筷子碰碗时放轻了力道。白米饭嚼在嘴里,有木甑蒸制的清甜,颗粒饱满,咽下去顺得很。青菜脆嫩,咬下去有细微的咔嚓声,清淡里藏着鲜。往常囫囵吞饭,很少辨过这些

滋味。

坐在对面的僧人,吃完才轻声说,这是饮食五观:思食物来之艰难,思己德行够不够,思心有无贪念,饭菜如良药,只为疗愈饥乏,饮食也是道业,只为养身修行。一碗素斋吃完,指尖还留着粗瓷的凉,心里却净得像寺前的花亭湖水。那些缠人的念头,跟饭粒似的,嚼透了,便散了。

做饭的肯用心,吃饭的沉下心,这吃就有了不一样的滋味。佛陀教弟子吃橘子,要盯着橘子看,想着它从开花到结果,阳光雨露都裹在里头,指尖捏着橘瓣的纹路,慢慢嚼,体会“一心不乱”。

南传僧人清晨托钵乞食,光脚踩在露水上,钵沿磨得发亮。村妇们早早就候在路边,竹篮里有饭团、腌菜,双手将它们捧进钵里,僧人合掌致谢,不多说一句话。每日就一餐,信众给什么吃什么,不挑优劣,哪怕是“三净肉”也不挑拣。这既练平等心,不执着,也可磨心性,体会无常。你给得坦然,我受得安然,一递一接间,都是修行。

也听说过藏地的米拉日巴,在雪山岩洞苦修九年,没别的吃,就啃野荨麻。九年后,米拉日巴已瘦得像柴火,皮肤发绿,心却变得透亮。所谓“苦行磨砺身,清心见本性”,苦吃够了,执念自然就少了。这是“以苦养慧”,用极简的食物打破对物质的依赖,超越口腹之欲,在苦难中看见本性。

吃饭这件事,对僧人而言,不只果腹那么简单。因一口口饭吃得专注,每

一餐都成为修行,正念刻进日常,心自然净了。如同山野僧人煮茶,专心地等水沸,再不慌不忙放茶叶,看着远处的山景,等茶略温时,再喝进嘴里,心里躁气就散了。饮食里的禅,原来藏在这些慢而专注的细节里。

十多年前,我和王鲁湘同去巴黎,参加白明的陶艺展。展览在赛努齐博物馆,来了很多欧洲艺术家与藏家,热闹了两日。开幕式后,白明先生细心,特意找了个导游,开车领我们在欧洲几国转转。

记得到德国波恩时,在一条石板老街上,看见一个犹太老人,正在拆面包的包装纸。老人手指枯白,拆得很慢,像在拆一封珍贵的信。他拿出面包后,指尖先抚过面包焦黄的硬皮,顺着纹路摸了一遍,像在确认什么。然后才掰下面包一角,送进嘴里。午后的阳光斜斜照来,他胡须花白,每根须尖都闪着碎金似的光。

导游见我看得出神,聊起了他去犹太人过节的事。犹太人节前需备洁食,厨房会备有三套餐具,分别盛装肉类、乳制品、素食,分得清清楚楚。主人选肉类,只挑分蹄反刍的,比如牛羊,鱼也须有鳍有鳞,少一样都不能碰。有学者认为,无典型特征的生物,是混乱的象征,食用它们,会破坏已确认的宇宙秩序。

逾越节的晚餐桌上,犹太人必备无酵饼、苦菜等,整个仪式复杂,且有象征意义。无酵饼烤得焦黄,咬开有实打实的麦香。那是因犹太先祖逃离埃及时,来不及发面,只能带无酵饼上路,

茶香漫巷暖人间

面铺着艾德莱丝绸纹样桌布,又盖一层厚实的塑料布,起到保护作用。西墙上是一块民族风格的挂毯,北墙上挂了五把都塔尔,两把弹布尔、一把艾捷克,琴身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光亮。

我探头看了一眼,门口的老人客气地起身给我让座,我们顺势坐在门口的条桌上,我们要了两碗奶茶,花茶和砖茶各一碗、两个窝窝馍。

屋里已经坐了八位茶客,身穿蓝色格子衬衫的男人在弹奏弹布尔,身穿红白黑格子衬衫的男人弹奏都塔尔。他们弹得很投入,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闯入,而中断弹奏。其他几个茶客的目光都锁定在弹钢琴人身上,并没有多关注我们。

看来,他们已经习惯了不断融入茶馆的陌生人。

一碗滚烫的茶水随即送到面前,粗瓷大碗,汤色是透亮的琥珀红,袅袅热气里,夹杂着玫瑰花、桂皮、丁香与砖茶混合的奇异芬芳,光是闻着,便觉一股暖流自喉咙直抵心底。

茶馆渐渐热闹起来。几位头戴维吾尔族皮帽的老人陆续走进,与店主阿布都低声寒暄,笑声爽朗。他们围炉而坐,有人端起茶碗“啜溜”一声啜饮,有人从刚结束弹奏的手里接过都塔尔,手指轻抚慢捻,苍凉而悠远的琴声便流淌出来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茶客清了清嗓子,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起民歌,歌词我听不懂,但那旋律里的欢欣与深情,却明明白白。茶香、

琴音、歌声、笑语,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交织、发酵,驱散了窗外的凛冽严寒。

过了一会,我走到外屋与店主阿布都拉起家常,“我以前是个货车司机,”他打开了话匣子,“开着大车,跑遍了全疆。年纪大了,不开车了,退休金少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”他给锅里添水,眼神里泛起温柔的光,“2023年,这条小巷子开始改造,社区书记找到我,说,‘阿布都,你家房子闲着,巷子修好了,游客多了,开个茶馆多好。’我一想,对啊!就把这闲置的老屋收拾出来了。”

改造前的龟兹小巷,阿布都大叔记忆犹新。“那时候,路面坑坑洼洼,一下雨全是泥,垃圾也乱堆。环境卫生差,好多老邻居都搬走了,我也搬走了。”他说。2023年,在政府与援疆力量的帮助下,巷子修葺一新,路平了,卫生好了,路灯亮起来了,夜晚的巷子如同白昼;游客多起来了,安静的街巷重获喧嚣。

“你看现在,”阿布都大叔环顾座无虚席的茶馆,语气里满是自豪,“冬天一天能接待七八十号人,夏天茶摊前面的院子,少说也有二三百人品尝我家的茶,天南海北的都有。我这茶,一碗几元,不图赚大钱,就图个热闹、高兴。”

今年73岁的依米提老人是这里的“老茶客”,几乎每天准时“报到”。“以前冬天没地方去,现在好了,天天来,喝茶、弹琴、唱歌、见老朋友,日子有滋味多了。”

将它孤幽雅的风姿,凝在了笔墨间。这份凌寒独放的风骨,恰合了文人追求的“君子之风”,于是蜡梅成了古今读书人精神的寄托,那些雅称与类比,皆是世人对美好品性的理解与追慕。就远远在东篱,蜡梅也因汉文化的浸润被珍视,介川龙之介笔下的蜡梅,枝头缀着琥珀似的小花,传了十六代,香韵依旧。

于我而言,蜡梅却不只是书卷里的清客,更是生活里的温软印记。近些年我在济南趵突泉、合肥逍遥津公园见蜡梅,隔着岁月的尘埃,那鹅黄的花色依旧清寂。更亲切的,是老家邻家那株二十余年的蜡梅,花枝探过栅栏,伸进我

跋履

时隔一年多,我走进了暮冬的库车老城,直奔萨克萨克街道的龟兹小巷,只为喝一杯茶,吃一块窝窝馍,听一会儿音乐,让身心彻底放松,静享午后时光。

在小巷深处,我们先是被悠扬的都塔尔和弹布尔的琴声吸引,它们从一扇木质窗子里传来。再看这是家不起眼的小茶馆,门脸左侧贴着一张橘红色价格单:砖茶2元、花茶3元、奶茶5元、冰糖茶5元、家常拌面10元、家常米饭10元,右侧墙上钉着同样内容的木质价目表,显然这里不仅有茶,也有家常饭,这个价目表,从我走南闯北的经历看,是最亲民的价格了。

掀开上半截透明塑料,下半截为黑油布的帘子,一股暖意与茶香扑面而来,瞬间包裹了周身。茶馆不大,一进门房子大概有七八个平方,左手是一个土灶,旁边是一个做飯的案板,上面码放着五六擦茶碗。右边是洗脸盆架,墙上挂着一面20世纪80年代的长方形镜子。西墙上挂着一个白框石英钟,钟面是十字绣的红色牡丹纹样。从右侧低矮的门进去,正面摆着一个传统式样的置物柜,中间一个茶几,靠墙是两组颇有年代感的绒面布三人沙发。里屋左手是一个烧得正旺的生铁炉子,炉上一把硕大的铜壶,水将沸未沸的声音醇厚而安稳,像极了这巷子的脉搏。

这两间房子面积加起来不过三十平方米,看样子过去是卧室兼客厅。里屋靠墙依次摆放着五张条桌,上

后窗

腊月的风裹着寒意掠过,枝头却有鹅黄的花悄然绽放,那是蜡梅。它是蜡梅科的落叶灌木,花色凝如蜜蜡,又开在农历腊月,故得此名。它总先花后叶,在寒枝上高傲挺立,既无杂花相伴,也无绿叶相衬,却把一缕暗香送得悠远——这香同梅花的暗香不同,里子裹着一丝清甜,像冬日里化了的蜜,漫过窗棂,漫过阶前青苔,也漫进了千年的时光里。

蜡梅的清孤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它独立寒冬,无世俗挂累,那份超凡脱俗的姿态,让它被今人赋予坚贞不屈、慈爱之心,也让它在宋初张翥的《花经》里,跻身“一品九命”的上上之选。而它的雅称“素儿”,更藏着一

坊间

过年看大戏

□ 刘廷奎

在我老家沂蒙山区的乡村里,人们习惯上把听京剧叫作听大戏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过年时如果能听上村里戏班唱的传统剧目大戏,这年也就过得特别红火,有滋有味。

村里的戏班在十里八乡都颇有些名声,给村子挺面子。那时候,乡村并不富裕,但在过年的时候,各个村子都会有些能增添喜庆的文艺活动,如埠上村的锣鼓、刘屯村的舞龙、西玉树村的跑旱船、周官庄村的柳琴戏……虽说各有千秋,但论起影响力,还是我们村的大戏最为拔尖儿。

年年都是这样,一进入腊月里,村里的戏班就开启了过年演出的准备工作,那锣鼓家伙敲打起来,在大城市里的京剧团还担任过主角儿,心里装着四五十出戏。小学放了假,我和许多孩子一样,几乎每天都抽空儿凑过去,看新鲜,瞧热闹。每天晚上,爹都要教我打算盘,说是要培养我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,干个不用出大力又比较体面的差事。但我心里最羡慕那些戏班里唱戏的角儿,想长大了在戏班里演个张飞或孙悟空。

我们三个弯巷里,有两个戏班的人,一个是近门的二叔,在戏班里打手锣。他指点我说,要想以后加入戏班,就得先练上几手。另一个则是本家的大哥,专演孙悟空一类的角色。他身手不凡,会个三拳两脚。他曾与我家东邻打架,人家紧闭大门,不让他进入院子,他便从人家房后跳上墙头,又跃上房顶,一个飞身就落到院子里。我一有空儿,就偷摸让大哥教我打旁溜(侧身翻)、翻跟头。后来爹和娘知道了,嫌我瞎胡闹乱折腾,教训我说:你不知道,为什么叫你大哥“狗啃头”,还不是喝了二两酒,趁着酒劲儿逞能,在擻起的三张大八仙桌子上朝下翻跟头,把脑袋瓜子磕了一个大包。听了这个故事,我那想着参加戏班的兴头也就被冷水浇灭了。

过年唱大戏,一般在正月初三开始,要断断续续唱到正月十五。那时候,过了正月初三,生产队就开始出工干活了,所以,演出很少安排在白天,大都安排在晚上。有演出的日子,村子里一派喜气洋洋,老老少少都沉醉在听大戏的欢乐气氛之中。

村子的西街口有一个早年就筑起的大土台子,是年年固定使用的戏台子。夜间演出,要在戏台两旁各竖起一根高高的木头柱子,悬挂上两盏汽灯,汽灯发出“嘶嘶”的燃烧声,台上台下也就被照得雪亮。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,唱戏的人得提高嗓门儿,虽有些嘈杂声,但演员在台上的唱词大体上还是能听得清楚。

看大戏的,除了本村人,也有周边村子来的人,在戏台底下,拥挤成黑压压的一大片。我发现:看露天电影,在银幕最前边的是坐着小板凳的孩子,而在戏台最前边的则是坐着椅子或大板凳的老人。这些老人,看露天电影未必去,但看大戏必定去。过年看大戏,村里人有邀请亲戚来看大戏的习惯。这是朝脸上贴金的事儿,谁不乐意为之?我那上了年纪的四姑母特别爱看大戏,都是由我奉爹和娘之命,用小推车把她老人家从外村接过来,一连看上几天大戏。我的任务,就是提前扛着一条大板凳,去给四姑母在戏台子前边占个好地方,由爹和娘陪着去看大戏。

我们小孩子看大戏,不像那些大人们比较固定地坐或立在戏台下边,喜欢游动,转来转去。一会儿骑在台侧的猪圈墙上,一会儿攀到台侧那一排树杈上,一会儿又钻到站立着的人群前面去。甚至还会跑到后台边上,去看演员扮装。每次演出,大都要演文武搭配的两出戏,唱罢也就更深半夜了。露天里看大戏,有时会刮起大风,也会飘下雪花,但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半道儿离去。与文戏相比,孩子们更喜欢的还是打打杀杀的武戏。一旦看到舞刀弄枪的武把子登场,我们就瞪大了眼睛。武戏《芦花荡》《捉放曹》《三岔口》《火焰山》都是戏班的保留剧目,几乎年年都会唱,人们却屡看不厌,越看越琢磨出滋味来。文戏中的《铡美案》,不仅大人喜欢,小孩也喜欢,刚正严明、不畏权势的包青天怒铡驸马附凤,喜新厌旧的陈世美,大家感到正义得到伸张,尤为解气和痛快。看大戏就是这样,“润物细无声”,在潜移默化中,那艺术、历史、正义、忠孝的种子,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,就不知不觉播下了。

孩子最喜欢的有三个主角儿,也是村里人公认的台柱子,他们分别扮演包拯、张飞和马超,只要这几个角色一亮相,就是满堂喝彩。其实,这几个主角儿,也包括整个戏班的人,没有几个识字识谱的,那都是勤学苦练的成果。看得久了,我也就慢慢看出京剧的门道,懂得区分生旦净末丑的角色装扮。

人们尤为关注那年年要上演的新戏。在我15岁那年,也就是1965年的春节,演的新戏是《九江口》,因难度大,就连教戏的杨老先生,也破天荒地登台唱起了主角儿。谁也不会料到,这竟是我离开乡村,看的最后一出戏,也是乡亲们看的最后一出戏。

后来在省城工作几十年,我曾对主编《老照片》一书的冯克力先生说起村里看戏班的事儿,他提议我找找戏班的老照片,写一篇回忆文章。我回到村里,在一个小饭店专门请了戏班几个仍在世的老人。说起老照片,一张也提供不出来,但说起戏班的事,个个激动不已。他们告诉我,在改革开放以后,县里的电视台,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,曾策划要几个过去有些名气的戏班主角儿拍摄一些视频,重现他们当年的舞台形象,但他们多已去世,剩下的一两个都已80岁以上,这件事只好作罢。

如今再回望,那一场场过年的大戏,唱足了年少欢喜,也见证了乡土春秋。那些没有留下照片的光影,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夜晚,早已化作心底最暖的韵味儿。锣鼓声远,乡愁未散,那方老戏台,依旧在岁月里亮着灯,在我心头,年年开唱。



□ 叶匡政

用心吃饭

吃它是为纪念当年的仓促。苦菜有苜蓿菜、辣根等,入口发涩,是要记住犹太先祖在埃及吃的苦。他们还会吃盐蔬蔬菜,如欧芹、芹菜等,盐水象征犹太先祖当年流下的眼泪和汗水,绿叶菜则代表了春天与新生。一家人围坐着,一边吃,一边说着过往,味觉里就藏着一部犹太民族的救赎史。

年轻时读过犹太先知但以理的故事,忘不了他对食物的执拗。古时候的巴比伦王宫,筵席摆得铺张,肉香混着香料味漫开,石榴酒从银壶中倒出,椰枣淌着蜜汁。青年时期的但以理和三个同伴进宫后,立志不以王的膳、王的酒沾污自己。

他央求太监长,容他们试十天,只吃素菜,喝白水,若气色不如吃王膳的人,任其处置。十天过去,他们四个“俊美肥胖”,气色比吃荤的那些还好。往后三年,他们就靠着这素净吃食,学透了巴比伦学问。因碗里干净,心也会变得干净,碗中就有光透出来。但以理碗中的光,像一个记号,标明了食物与精神的关联。

如今的人也讲“正念进食”,倒不是因为信哪位神,而是为了安顿好自己。夹一筷子青菜,你如果细嚼慢咽,一定能尝出雨露的滋味。品一口米粥,让它的软糯在舌尖多停一会儿,你能感受到米粒中浓缩的时光。好好做饭,用心吃饭,在一粥一饭里觉察当下,一日三餐也能修身养性。

各地的饮食规矩,并不是为了管住人的舌头,而是为了让人在吃喝的日常中,也能活得分明,吃得清醒。

□ 段蓉萍

旅游旺季时,阿布都的茶馆里忙得不可开交。他和女儿穿梭在桌椅间,添茶、续水、招呼客人,脸上的笑容从未褪去。收入也实实在在了起来,“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五六百元,淡季每天也有一百多元。一个月下来,比闲在家里强多了。”

生活有了更坚实的底气,阿布都的心也大了,他告诉我,2017年买过一辆七座车,旧了。等再攒攒钱,换辆新的,带着老伴儿、儿子、孙子,去北京和上海看看!让孩子们也看看,咱们祖国有多大,多漂亮。说这话时,他眼里有光,那是对未来笃定的期盼。

午后,阳光穿过木格窗棂,与茶馆里炉火融为一体,每个人都暖洋洋的,神情安详平和。茶馆里的人换了一拨,热闹依旧。炉火添了煤,欢快跳跃着,茶香缭绕在屋里,琴声歌声也不时地响起。我捧着已经续了三次水的茶碗,茶水回甘悠长。

平静安稳的日子在烟火气中延续,普通百姓生活在笑语声里充盈。这条全长仅1.2公里的小巷,一步一景,景中皆是寻常百姓家最质朴的温馨与希望。

走出龟兹小巷茶馆,已是三点多,我们要奔赴下一站。琴声从身后的茶馆里飘出,混着茶香,在龟兹小巷的路上缓缓流淌。这流淌的,是茶,是音乐,是故事,更是一种扎根于古老土地、又向着阳光蓬勃生长的生活本身。古龟兹的文明血脉,便在这碗盏叮咚与弦歌不辍中,生生不息,绵延不绝。

□ 于志斌

蜡梅香里记流年

段宋代文人的温雅旧事。诗人王立之的小院儿,蜡梅凝霜绽放时,侍女素儿穿花而过,那素衣清眉的模样,被晁补之写进诗里:“芳菲意浅姿容淡,忆得素儿如此梅。”从此,蜡梅便与“素儿”的名字相系,在岁月里漾着文人的浪漫雅致。

历代文人对蜡梅的偏爱,何止于此。明人王象晋在《群芳谱》里给它添了“馨口梅”“檀香梅”的雅号,清代的小说里,它又成了“十二花师”之一,还与水仙、山茶、迎春并称“雪中四友”。南宋戴复古说它是菊魂幻化,色如菊黄,却更耐寒;谢翱一句“冷艳清香受雪知,雨中谁把蜡为衣”,更是